

1元钱的力量有多大

● 阮直

在前不久全国创建文明城市的评选活动中,南方某市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因超市、大商场门前购物车有乱摆、乱弃的现象被扣分。个别顾客甚至把购物车都丢弃在花丛中,扔在停车场的两个汽车之间。检查组给出的结论很“严重”:市民的文明素质有待提升,这个城市原来最担心的卫生、环保等大事反倒得分很高。

因购物车被扣分,“创城办”的同志不服气,这么一件小事儿好整改,于是告诉超市、大商场再增加2名购物车管理人员不就行了吗。各大商场、超市包括机场,都在市“创城办”的统一要求下,加大了对购物车、行李车的管理力度。

又在报纸、电台、开辟“市民素质与城市文明”专版、专栏。公益广告“文明素质从点滴小事做起”到处粘贴。中小学生在街头向市民宣传“公共空间也是我们的家园”,不要乱丢弃购物车。各街道居民委员会、社区也向广大市民进行遵守公德教育,还特意强调:用过的购物车一定要放回原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有所好转,但没想到的是,在创建文明城市的复检时这个问题又出现了。事情还是这个事情,问题还是这个问题。

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城市,大大小小的超市、商场上百家,每天有数万人出入。要说在商场、超市、机场的广场上见不到一辆乱丢的购物车难度真的很大。如果不是“创城”考评,有个别人乱扔几台购物车,没被及时发现应该是常事儿。可要想争创文明城市,那就“眼睛里容不得沙子”。

为解决这一问题,“创城办”还组织了相关的干部、社会学者、作家召开座谈会,商讨对策。有人提议:不按规定乱扔购物车,发现一次罚款5元,可有人反对,因为

罚款没有法律依据,谁去执行?商场有权罚款吗?有人主张再增加管理人员,可商场、超市、机场反对,企业管理成本加大了,一个月可以,常态不可,除非政府给补贴。

难道就没有办法破解购物车随意乱放这道难题吗?

有位人士献了高招,她说,这样吧:咱们也学外地有些城市那样,今后谁再用购物车就要先投币,投进一块钱硬币才能取车。用完之后,再统一放在商场的几处固定回收点儿,一辆车插入一辆车的后边,连上数据线后,你用车时投入的那枚硬币就自动退回。谁图方便乱扔购物车,你用车时投入的一枚硬币就拿不回去了。

超市、商场和“文明办”抱着试试的态度,采用了这项技术。试行当天就立竿见影。几乎就没有乱扔车的,没想到一元钱的力量有这么大。超市、商场目前已经减少了回收购物车的管理人员。先不说这一元钱对市民的文明素质能提升多高,就从节约商场、超市、机场的人员开支上,哪家公司一年下来都是十几万。

一元钱的力量如此之大,让城市的管理者震惊了。其实这个城市谁都没花一元钱,就让城市的市民“素质”提升了。就算改造购物车时有少许的投入,可这点成本比起雇佣管理购物车人员的开支就太微不足道了,3个月不到成本就收回了。

一元钱在当下不算钱,可当这一元钱在自己的口袋里,谁都不愿意白白地扔掉了。买个钻戒,多花几十元没人在意,推一台购物车仅仅因为错误地停放而支出一元钱,这就划不来了。

无论是调动人的自觉性还是焕发人性的潜能,遵照人性的优点与弱点往往事半功倍!

· 时 讯 ·

本报讯 北京杂文工作交流座谈会日前在北京市政务中心举行。会议由北京市杂文学会、北京市委《前线》杂志社共同主办。

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蒋元明、前线杂志社总编辑李明圣出席会议并讲话,表示今后要长期深入合作,资源互补,共谋发展。

蒋元明常务副会长回顾了2020年北京市杂文学会工作:组织了抗“疫”诗文创作、开展“杂文名家进校园”和走进创作基地调研、感受企业文化等活动,取得了明显效果。因为疫情,原定的“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”将择期在北京举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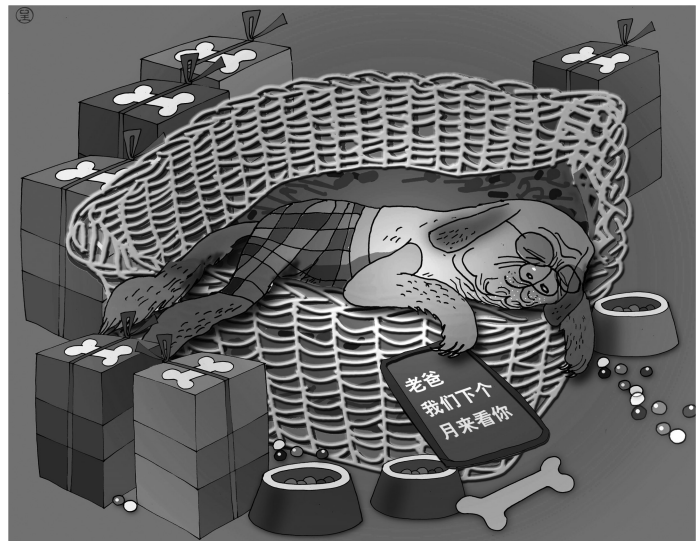
会上杂文家们对2020年学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,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多写杂文多写好杂文,并就如何与媒体优势互补、更好合作展开了热烈讨论,积极献计献策,共同为进一步繁荣杂文事业努力。

交流座谈会由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孙月沐主持,学会领导、部分理事、会员和前线杂志社领导以及部分作者参加了会议。

(记者 韩晓艳)

北京杂文工作交流座谈会在京举行

↓ 空巢 沈天呈



试看文坛登龙新“术”

● 齐世明

“登龙”者何?其可作乘龙解,于是登龙术便成了乘龙的技术,似与骑马驾车一类了。文坛登龙,一抒盘旋而起跃于天之豪气,自属众多笔耕者的愿景,同“鲤鱼跃龙门”可有一比。

《文坛登龙术》曾有著作,为浙人章克标先生所撰。初版于1933年5月,到8月,鲁迅作《登龙术拾遗》,补充了一条文坛登龙术:“要登文坛,须阔太太,遗产必需,官司莫怕。”清初石涛有“笔墨当随时代”说,笔者静观默察,遂总结出文坛登龙新三术,谓:假评奖、假出版、假人会。

说起假评奖,先数笔者亲历。忽一日,凭空掉下一大“馅饼”,这馅饼光“皮”就足够大——“大国文豪硕学新华奖”,并授予“新华国艺大学士”荣誉称号!说实话,我是被砸得一恍惚。不过,油然想起,九年前的2011年5月接到“共和国脊梁”的“获奖”通知,及其后的“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盛典”山寨颁奖活动,就不禁莞尔了,今番所遇,可谓“沉渣之再泛起”。区别唯在,要评“脊梁”需要

交9800元钱,这次欲获“文豪”花费少些,因为“鱼饵”难更新,“上钩”就不讲求“鱼”大小了。

扫描当下文化人,谁脱得了名缰利锁?一众为名忙为利忙,那评奖岂不正可做沽名钓誉甚至“一夜成名”之利器?且人们往往只看你“起高楼”,谁计较“琉璃瓦”自何来?五花八门、林林总总的评奖,那花花绿绿的绯闻轶事,端的要胜过清人吴趼人所著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呢!

假出版。叫个写作者,谁不梦想“荣登报端”直至“成名成家”?如能出本专著则“善莫大焉”。文化人“下海”如赚个盆满钵满,“衣锦还乡”的方式之一是出文集;你从作者“晋升”为作家,“庆功宴”上拿不出一本小说集散文集,岂不是大煞风景?而叫个诗人,没有哪怕是薄薄的小册子傍身,恐怕会舌头打结

吧?再说评奖,你再“闪光”的简历,没有专著且不止一本,你都不好意思入围。

于是乎,本世纪这二十年,各种作品集真是如雨后蘑菇,摘一茬又一茬,层出不穷!起先多是自费出版,三四千元购一丛书号(一号可出十本,三万元一书号,人均三千元),自费印刷。有人脉者印个几千册,通过关系售卖,往往还能整回些许银两当“稿费”呢。这几年自费书号管得严了,有人“灵光一现”,到电脑一条街印几本,一般的百元一本,制作精美乃至精装的不过几百元,拿来壮“门面”、炫耀“成绩”都事半功倍。即使是参加评奖一般要二十本,一两千元也搞定了。书号呢,自然是用自己以前的,所谓“套书号”,相当多数干脆是假借他人的,要不怎么叫假出版?

最后,必须说说似乎风风光光

的假人会,这在“文坛登龙新三术”中似乎是成本最少的(入会费常在三五百元,划算吧?要当常务理事甚至副主席,就要花些银子了)。上眼吧,何其“高大上”的社团组织:“中国书画家协会”“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会”“中国艺术家协会”“中国民族文艺家协会”“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”,想冲出国门、走向世界?有“华文作家协会”“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”……看似威风凛凛,却均未在我国民政部门合法登记。

这些都是民政部三次曝光的228家山寨社团中的几家“代表”,其多数冠以“中国”“中华”“全国”字样,与境内合法登记的全国性社团名称雷同甚至一致,这让热衷于“戴高帽”、“入‘大’会”(“国字头”的),以逞名驰利者喜出望外,也唬了不少人。然而,“弹冠相庆”之后呢?入了山寨社团“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”,并以五千元之资戴上“协会副主席”头衔某男,喜滋滋自办了“诗书作品展”,接着开“研讨会”,掏光了自己的“小金库”,作品却一件未售,是不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?